

黑色部落

肖克凡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黑色部落

肖克凡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黑色部落

肖克凡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抚宁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3.25 插页 2 字数 300,000

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7—5306—1427—4/I·1292 定价:9.80元

自序

这是我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。

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。回想起来，学写小说已有十年光景了。同时也吃了十年的饭。

年近不惑渐渐懂得一些事情了，也觉出了以往的可笑。尤其是丧父之后我才懂得，一个乐于写作的人，其实天天都在填写人生考勤。从这个意义说，写作是一种自律。同时，写作又是一种自由。只要你乐于写作你就去写吧。无论你是否将写作看成一个行业或行当。

这就是文学的“自由市场”。

这里也讲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。

是为自序。

肖克凡

1993年4月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中篇小说集。所收作品可大致为两类。一类描写翻砂工人生活境状及心态；一类讲述数十年前天津市井文化故事。无论前者或后者，无不讲述具有浓郁天津特色生活意趣，世俗百态，并将这些描绘得淋漓尽致。整部集子充满“津味”。不仅文化特色鲜明、而且个个人物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故事构思精巧，情节引人入胜。文字凝炼富有个性和幽默感。实为一部“新津味”小说佳作集，相信会受到读者喜爱。

目 录

自 序 (1)

黑 砂 (1)

遗 族 (59)

黑 枣 树 (130)

都是人间城郭 (198)

旺 族 (273)

黑色部落 (356)

黑 砂

那块黑色的土壤里，有他们的根。

——题记

上 段

—

就这样立在车间大门外的太阳地儿里，候着人来领——皆是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儿，号称初中毕业生。

车间大门早在公元某年某月就已名存实亡——双双没了门扇，像一张掉光了牙齿的巨口。只是由麻袋片缀成了一个门帘，满宽满长，泱泱垂地。几块铁锭子压死了帘脚。门帘右下方挖了一个毛茸茸的洞口，虎张着，任人钻进钻出不粘牙。

就定定候着里边的招唤，愈发本份了。

里面是一个陌生的世界。

门帘内，一派沉寂，蓦地响起了一阵悠悠的歌谣，哼得十分惬意，群口群音：

没墙的屋呀，
没布的袄，
没人儿的镜子，
没心没肺的老！

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首叫《四大豁亮》的翻砂工歌谣。

我听得全无要领，又不敢进“洞”去窥视，就左顾右盼我的同类们。

回头瞧见一个“小黑人儿”，正倚着我的影儿立着冲盹儿。黑棉帽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，一只大口罩遮没了他的五官。

我便伸手捅捅他：“醒醒，咱们该进去了……”

我的这个同类只“唔”了一声，硬是不睁眼。

终于钻出了一个腰系草绳脚踏破皮鞋的黑脸汉子。他干干看着我们，突然哈哈一笑：“来啦？来了就省得接去啦。一十八名，齐了吧？进……”

张三李四王五赵六……一步迈进去，就成了翻砂场里的翻砂工。

只觉得门里地势渐低，一行人就像一股水流了进去，不知不觉汪在洼处，立定了脚。

一片昏暗，但渐渐还是看得清了，黑砂起伏，一个雄性世界，没有一根长头发。黑黑的画面上，凸现的是人，人与砂，铸造出铁。一群衣着不整的翻砂工正小憩着。茶润嗓，嘴冒烟儿，表情不卑不亢。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开心话，他们便朝我们这群小生人儿齐齐地张口作笑，这才闪烁出一点点银白——这是人类的牙齿。

黑脸汉子引着我们朝前走，空气显得稠乎乎的，一呼一吸竟有喝粥之感。远处屋顶破了个小洞。太阳光便伸进来一只长胳膊，直摸着地，像正在拣拾着什么珍品而又拣拾不起。飞腾的尘埃蚊子似地聚在光的长胳膊上，眨动着精灵的眼睛。

我们的同类中，一个小白脸儿紧紧跟在黑脸汉子后边走。四处愈发显得黑了。我打量着这日后的伙伴儿——小白脸儿。似

乎昨天他家刚刚刷了浆。那个小黑人儿慎着走在最后。

“咱们这儿没女的碍眼！翻砂这一行呀，是好汉子不愿意干，赖汉子干不了。”黑脸汉子继而又说，“咱们这儿也出过好样的，那个刘什么林，市生产指挥部的大秘书！就连这些年时兴当权派下厂劳动，也尽是市里的干部往咱这儿来。”

脚下的路全是黑砂，软软地陷人。

我看呆了：几个小伙子正在打逗，最终以一个人的脸上被抹了黑乎乎的一种什么稠汁儿做结。那个人也不去洗脸，径直去干活儿了。

在这里，黑是一种亲昵的颜色。

“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干翻砂……噢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我叫丁大铆，在车间里管事儿。”说罢这个名叫丁大铆的黑脸汉子随手从跟前的砂丘上抓起一把黑砂，一攥就成了蛋，对身边一个工人说：“你打算废活儿呀，砂子这么湿？”

“拌砂组那边光往砂子里撒尿……”

我一步陷入一个砂窝儿。待自拔出来，鞋里早灌满黑砂。丁大铆嘿嘿笑了：“往里挖下三尺，还是黑砂，这都是生产力啊……”

小白脸儿那周正的面孔上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已注满了惊奇。他掏出一个小本子往上记。

丁大铆见了，说：“对，干翻砂也得有文化。像什么约分呀，通分呀，你们都懂？”

“我们连翻分都会！”小白脸应答。

“翻分儿？你是说打篮球呀。咱们车间的篮球队前年就散了。”

小白脸听罢，一脸迷茫。

“那叫芯盒子，他们正干大活儿。”

于是我们看到不远的地方矗着个小木屋般的庞然大物。几个壮汉正挥汗将一锹锹黑砂向小木屋顶上抛去，落点极准，很像是农村的上房泥。“屋顶”上蹲着个戴绿色军帽的小伙子，长我们五六岁的年纪，十分庄重的表情。他手持一支风枪似的武器，咚咚捣着，震得浑身发颤。

那小伙儿见了我们，即停了震荡，抬手正了正头上军帽，向黑脸汉子唤道：“丁头儿，中午我找你谈谈心……”

丁大柳随便点了点头。那几个持锹的汉子听了，相视一笑，口中闪着白光。

我这才看到车间近处横扯着一幅大标语：抓革命促生产。字形已被烟火熏得朦胧。

我们随着黑脸汉子走。“小木屋”周围突然响起了一阵歌谣，雄浑洒脱：

打喜酒的嗝儿，
抽得胜的烟儿，
搓脚气美得屁颠颠儿，
搂着新媳妇打小鼾儿！

丁大柳听了猛地回头：“四大舒坦？谁，谁领的头？你们找挨剋呀！”他觉得这歌谣大煞了他的风景，就怒吼。

“节奏感很强……”小白脸儿听了，又匆匆往小本子上记着什么。

丁大柳好象没了兴趣；我却觉得兴致才起。

猛地打响了午饭铃声。“该喂脑袋啦！”远处有人高喊，“今天打拱猪！今天打拱猪！”

不唱《四大累》而唱《四大舒坦》；不说“吃饭”而说“喂脑袋”不是以菜佐饭而是以扑克加餐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奇的世界。

戴绿军帽的小伙儿跑了过来，绕着丁大铆说：“丁头儿，吃了饭我去找你。”

丁大铆面有难色，说：“你还是去找小司——司书记去谈吧。咱们车间他管党的事儿……”

“我昨天找他谈啦！”小伙子急声说。

二

我不怕黑，因为煤球就是黑的，得火却红红地灼人眼目。只是当我看清了小黑人大口罩后边那具面孔的时候，心里才着实吃了一惊。丑之极：金字塔形的面孔上一双烂桃似的眼睛，淡眉短睫，且总汪着一泡泪；近乎无鼻孔；耳朵活像煮烂了的饺子，说不清是个什么形状；嘴小，上唇胶着下唇，惨惨地摔出一圈褶子，缩合着。

这是造物主的残忍。吓住了一个翻砂车间。

他满怀歉意地冲着我一笑，却比哭还吓人。声音怯怯的：“我丑……叫杨实强。”

我觉得有生以来首次获得开导别人的机会，就认真又认真地想了想，说：“外表有黧儿，瓢子没毛病就行。”

杨实强听了，愕然，抬手抹了抹泪流眼。

丁大铆拍拍他的肩，大声说：“干咱们这一行倒是不论长相好歹，有力气就行，当然也得用心。”

于是就让一个老翻砂工给我们讲传统。讲得尽是过去三条石的水深火热。还唱了一首旧时流行在铁工厂里的歌谣：“上辈子打爹骂娘，下辈子投生翻砂这一行。”末了说：“干翻砂这一行

肺里粉尘忒大，得自己个儿在意着，干活时想着戴个口罩。我就是Ⅰ期职业病，上到三楼气就喘不匀实。”

翻砂车间党支部书记司文治是个病秧秧的小男人，才四十来岁就浑身发枯了。他及时站起来说：“传统就讲到这儿。下边由新工人代表表决心。”他是一个公鸭嗓。

那个小白脸儿名叫沈茂先。他以新工人代表的身份站起来，临时改成普通话，表了决心。

会后，我、杨实强和一个叫魏丘的同类进了造型一组当徒工。魏丘五短身材，粗脖大嘴，寡言。

恰巧与那个戴绿军帽的小伙子同处一组。他名叫章立国，长我五岁，前年他就满徒出师。我们就叫他章师傅。乍听，他大嘴一咧笑了，“头一回有人这么喊我。”之后，他突然对我们说：“我是咱车间篮球队的中锋！”

章立国的同龄人——鼠头鼠眼的姜德力凑上前来：“中锋？中风不语！”

章立国不屑一顾，魁梧的身躯独处着。

杨实强已经成了车间的“风景”，参观者络绎不绝。我和魏丘自然也座落在“风景区”中，陪着杨实强出风头。

杨实强乱了方寸，站也惶惶，蹲也悚悚。只好捂上个大口罩，像个躲避瘟疫的孤儿。

我们的组长是个大胖老头儿，外号“冯结巴”。只缘口吃，话极少。他奔将上来，伸手除去了杨实强脸上的大口罩，艰难地开口说：“傻、傻、傻，傻小子……”

冯结巴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光景才把一个语意完全表达出来：看新娘子才三天热闹劲，你仰起脸让他们看个够，不就结啦！

伟大的智慧果然产生了伟大的效果。好歹一段时光，那些个

老翻砂工看得惯常了。似乎他们一生中见多了丑类，兴味已不那么浓烈。而对此长趣不衰的却是新一代翻砂工们。于这些年轻的眼睛中，杨实强每天都是新的。

“他爹妈准是阶级敌人，养出这么个儿子来恐吓革命群众。”

居然有一伙伙外车间的来客闻讯前来观光。姜德力笑嘻嘻对大家说：“全厂四千人，得有三千九百九十九颗半好奇心，够看一年的……”

关于杨实强的谈论，已经成了一种精神味精，给人们的生活提味儿。他显得十分艰难，像一只蹲窝的惊兔与身边这方黑色土地厮守着。

他终于来了点情绪，抹了抹泪流眼对我小声地说：“这丑，这丑我也没办法改正呀。”虔诚的表情中含着几份淡淡的委屈，“难道，这儿不容我？”

呼啸的冲天炉出铁了——向外吐出一条炽热的火龙，烟雾缭绕。高温令铁水变成白色，灼着黑色的面孔们。天车在空中奔驰着，倾下一包包铁水。待尽了，黑砂堆里便躺满了已经凝固了的透红铸件。这是火龙的僵尸。

沈茂先从天车里伸出头向我挥手。铁水映红了他的小白脸儿。我们这拨人中，唯独他没有在黑土地上落脚，而是飞上天当了一名随班天车手。

车上抛下一个纸团儿。沈茂先在纸上对我说：完了活你领杨实强到废品库去，等我。

他的字写得很好，好得透出一股女气。

魏丘凑上来看，低声说：“他也约了我。”

好象沈茂先要组织反革命暴动。

章立国干完了自己的活儿并不去歇着，而是帮着浇铸工起

吊砂箱。汗水，湿透了他的脊背。

远处一群人又唱起了一支歌谣。姜德力扯着嗓子领唱，声音干燥：

鸡啄西瓜皮——麻子，
狗啃老玉米——麻子，
雨打沙滩地——麻子，
钉鞋踩烂泥——麻子，
光着屁股坐炕席——麻子，
炕儿深坑儿浅你知道几尺几！

章立国脸膛上没有一颗麻子。不知为什么他却涨红了脖子，继而愤怒地隆起两侧咬肌。“你们的心——太坏啦！”他冲人群高声喊道。

“心坏？肝儿是五香的就行，照样儿下酒。”姜德力在魁梧的章立国面前毫不示弱，鼠眼一眨嘻嘻笑着，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。

我便暗暗猜想：一准有一个满脸大麻子的人，是章立国心中的圣者。

“章立国想入党都快想疯啦！小兄弟，千万别让他传染上你……”姜德力小声对我说。

三

车间头儿丁大铆脸黑心却红。

冲天炉前召开全车间大会，司文治以党支部书记的身份讲罢，丁大铆就扯了扯裤腰站在一个砂堆上，捻灭烟头儿开了讲。

“抓革命促生产，就得讲团结。在一块做伴儿干活儿，人心换

人心。有能耐你娶个漂亮媳妇来，拿人家新来的杨实强开什么心？尤其是姜德力，你少哼哼几句没人拿你当哑巴卖了。还有，往后不许唱什么四大累四大软的！要不是缘着都是干翻砂的，定你个反革命还有跑呀？往后大伙儿要注意加强阶级友爱……”

我身边的杨实强听了，悄悄抹泪儿。

姜德力蹲在下风口，小声攻击丁大柳：“那你就快跟仓库的那个娘儿们去加强阶级友爱吧。”

杨实强扯扯我的袖口，低语：“得好好干，得好好干……”

丁大柳讲到激动之处就想摸火点烟。司文治立即插话：“还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，很不好。积极进步要求入党是好的，可有的人每天来找我或丁主任，一天一次能谈出什么新情况？动机要纯，要做长期接受考验的思想准备。”

章立国坐在铁锭子上听着，面不更色。

杨实强似乎受到鼓舞，又加重语气对我说：“得好好干……”

于是就好好干。

领着我们干活的师傅姓侯，是个一身“好里肌”的精瘦老头儿。他是个无寒无暑的人物，常年顶着个汗渍斑斑的瓜皮帽。他吸烟，外号“没烟头儿。”

侯师傅点燃一支烟，吸到半截子，便掐灭；再吸时，掏出一支接上那半截子。依此循环下去，焉有烟头弃之？当然也有走神儿吸过站的时候，便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烟袋来，将烟头儿按入烟锅儿，叭哒叭哒全化成烟儿。

老翻砂工的财迷，是以自身挖潜为特征的，不谋外财。

我和杨实强跟着侯师傅干活儿。

据说早年华北一带铁工厂里行帮之风很盛。艺高者中有“三个半翻砂匠”之说，就好比《水浒传》里的一百单八将，《隋唐演

义》里的十八条好汉。这个侯师傅，就是那“半个翻砂匠”。年轻时他耍手艺浪迹天下；日本的下关、朝鲜的汉城以及大西北的首府迪化……他手艺极好，脾气极坏，整天郁郁寡言又怒气冲冲。不知何故，一有停闲他就蹲在黑砂堆儿里闭目养神，面静若水，身定如石。

逢这种时候，杨实强就退到一旁静静看着师傅，满脸神圣的表情。

“翻砂苦，哪流了哪儿堵，翻砂苦，哪破了哪儿补……”一段古老的行板竟从入定的老者那微颤的唇中滑出，似静诵真经。

杨实强在一旁听了，一脸迷惘，惶而又惶地看着我。我也惶惶，又不愿碎了一个圣像，就小声说：“师傅睡着了说梦话呢……”

魏丘蹲在一旁往地上画着一辆独轮小车，时不时伸手撸撸自己那凸出的喉结。

“翻，翻砂这一行有这么坏吗？”杨实强伸出溺水者的双手死死抓住我，急声问：“那咱们可怎么办呀？那咱们可怎么办呀？”

我说咱们该吃中午饭了。

他大为不悦：“你躲着实的说虚的。”喘口气他又说：“往后咱们实打实，不兴动虚。”

我无言以对。他就自语：“姜德力姜师傅挺爱干翻砂，可他偏偏又爱拿我开心，这为嘛？”

我说姜师傅还没有媳妇呢。

他眨眨丑眼看着我：“这话说得实在。”

这车间里的老翻砂工们，入三条石学徒的时候就让人家治惯了。如今也不善发号施令。全凭自己疼自己。我们便倍加自觉地继承尊师传统，挎起提盒为师傅们去食堂打菜。

翻砂工每天能吃上一份津贴菜，国家的钱。

魏丘于我们后边走着，他爱耍单儿，就使我觉得生活中好象没有魏丘。虽说我俩同住一间单身宿舍，但我总觉得对面床上躺着的是一团清气，紧紧裹着一个打呼噜的灵魂。

魏丘吃饭很素，像个六根全净的业余和尚。食堂里他总是买一份刷锅水做成的汤，泡上六两米饭，天天虐待自己的胃口。好在他的胃口很本份，从来不以大出血的方式来抗议。

便有人说“善哉”，魏丘继承了老翻砂工们的优良传统——财迷篓子。

车间里《四大财迷》的歌谣，我听姜德力这小师傅在厕所吟诵过：

屎里择豆儿，
尿上撒油，
咬死个虱子当吃肉，
捡一张月经纸做红绸。

就连丁大柳这个当主任的有时兴发了，也泡在车间澡塘子里哼唱，那是另外一首《四大财迷》。我总觉得内中含着翻砂人的旷达：

一粒米你想吃一锅儿，
一滴酒你想喝一桌儿，
一袋烟你想抽一年呀，
一家子用一只骨灰盒！

但有人搓着脚气对第四句提出质疑：“那是好事情哩！人都死了还热乎乎住在一块，美！”